

1703

老河口文史资料

第

12 辑

1983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老河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目录

- 老河口沦陷前后情况……………（1）胡定一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点见闻……………（7）谢敏武
关于李宗仁转战鄂北的回忆……………（10）温植林

（内部刊物）

文史办八三年十月

老河口沦陷前后情况

胡定一

一 蒋介石走马换将，飞将军如愿以偿

一九四四年冬，国民党军委会忽然令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升任“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前来接充。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场走马换将的常事，但究其内幕，确是一场蒋桂之间明争暗斗，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把戏。

一九四四年的抗战形势，已经到了最后决战阶段。第五战区据守豫鄂边区已近七年之久，自随枣会战以来，敌我双方已成胶着状态。李宗仁当时在所属部队中尚有威信，颇受部属拥戴，因此，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忌，唯恐李宗仁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但又无适当借口将李宗仁调职与部属脱离。于是挖空心思，成立一个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构——汉中行营，负责指挥一、五、十三几个战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虚设机构，並沒有任何实权。蒋介石将李宗仁明升暗降后，即将其心腹刘峙调来第五战区接任司令长官。蒋这样一作，既便于直接掌握第五战区，又可以分化桂系和其他杂牌军队的关系。李宗仁明知是蒋排斥异己，但亦无可奈何，只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刘峙，这个尽人皆知的“飞将军”，自从在河南开封一战中，夜溃八百里，遭到国人唾骂之后，一直在蒋介石的庇护之下，担任重庆卫戍司令。而刘则静后思动，总想再露头角，这次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真是如愿以偿，喜出望外，他立即前来老河口就职。连当时敌方广播也奚落他

说：“欢迎长败将军到老河口驻扎。”蒋介石此举，实乃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使亲者痛仇者快。

这个志大才疏的“飞将军”，不仅庸庸无为，而且胆小如鼠。到任之初，见五战区长官部设在老河口（焦、胡营、秦家庄一带），便惴惴不安，立即将长官部迁至城外杨林铺一带；后又嫌目标太大，离老河口太近，且又地处汉水东岸，敌人若来，必将背水为战，既不安全，又难保存实力，所以再次将长官部迁至汉水以西的均县草店。当时连长官部里有些官员也颇有风趣地说：“刘长官真是足智多谋，——未曾兴兵，先找退路，这一回我们可不必为安全担心了。”

老河口地处豫、鄂、川、陕四省咽喉重地，为豫鄂屏障的战略要地，日寇早已垂涎三尺，自刘峙来后，门户洞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这就给光化特别是老河口的人民召来了一场浩劫。

刘峙到任不久，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认为李宗仁已走，将帅离心，决定趁机进攻老河口，逞威鄂北以巩固华中战局。于是集中六、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老河口进犯。一路由日寇师团长桑木率领，越过平汉线经河南的舞阳、保安、方城直取驻守在河南南阳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三一集团军的一部分以摧毁第五战区左翼主力；一路由冢田回指挥官，出武汉沿襄花路，经汉川、沔阳、京山、钟祥、随县、枣阳直攻襄樊，企图扫荡据守天、沔之四新军李先念部及五战区之三、六游击挺进纵队，摧毁五战区右翼孙震之二二集团军；第三路则以奇兵突袭，从河南之信阳横越桐柏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取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与左右翼会师。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凌晨，日寇先头部队即逼近老河口城下。此时刘峙已在草店，不仅指挥失灵，而且束手无策。此时别无兵力支援老河口之城防，刘峙命令川军一二五师驰援老河口。一二五师以一师之众与数万敌人交锋，形势极为严重，幸我一二五师川军健儿，将士同心，据城死守，尽管敌人三路夹击，反复冲杀，激战一周，敌人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老河口未及逃走之民众，为川军健儿浴血奋战的精神所鼓舞，自动为士兵送茶送水，搬运军火，如保长刘家安与群众在战火纷飞，枪炮子弹呼啸声中，杀猪宰羊，犒劳三军，当时地方行政当局也派出慰问团，来老河口慰问时，见到老河口秩序井然，军民同心的情况，没有不受感动的。

激战数日之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並附有重炮，将化城门至小东门之间的城垣打开一个缺口，敌坦克冲进城内，步兵继之，情况至为紧急，但我将士毫不畏惧，竟以血肉之躯与敌之坦克搏斗，英勇士兵爬上敌人坦克车用手榴弹向车内投掷，驻守这个阵地的营长唐××身先士卒，冲进火线，用手枪击毙日寇多人，自己中弹倒地，犹高呼杀敌不止，终于将敌人逐出老河口城外。其牺牲之壮烈，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月二十一日(农历)，敌人又组织兵力(尖兵)，从化城门冲进城内。我一二五师一个连坚守阵地，将敌截为两段，逐屋争夺，在街道上与敌展开肉搏战，激战两个小时，敌人三进三出，遗尸数十具，终于不得不退出城外，老河口仍安然无恙。

血战十三个日日夜夜，一二五师兵力已遭到重大损失，

才奉命撤防，由一二七师接防，正在两军交替之时，日寇发动进攻，敌人三面夹击一二五师。这时一二七师尚未接防，一二五师一部已撤出城，西渡汉水，城内实力空虚，且敌众我寡，势难力敌，老河口终于陷入敌手。

二 国土沦陷，生灵涂炭

日寇占领老河口之后，由于在激战中死伤惨重，大发兽性，大肆奸掳烧杀，无恶不作，无辜人民被杀害者，不计其数，虽系老幼，亦未能幸免。老河口市街区巷中尸骨纵横，瓦砾成堆，令人目不忍睹，在万福街三座坟一带将市民百余人逼迫聚集一处，集体枪杀。据说只有一人因倒于尸首之下，才得虎口余生，昔日繁华之市面，竟成人间地狱，阴风凄惨，言之痛心。

一些民族败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趁火打劫，在老河口人民血泊之中，建立起他们罪恶的天堂。如汉奸苏少波、曹子杰、白东昌、沈连三之流，倚仗敌寇的刺刀，组织起伪县政府，苏少波为伪县长，曹子杰任伪自卫团团长，白东昌、沈连三分任南北维持会会长。一些地痞流氓，如胡老么、徐××（女）等，卖身投靠，充当日寇便衣探子，为日寇效劳，他们不仅自身甘受日寇蹂躏，竟无耻地强迫难民妇女供日寇淫乐。（因被害者尚有幸存者，这里不便举名了。）另如国民党的官员。原县党部总务组长金文浩，则摇身一变，化名高仁与，当上了日寇的交际处长，一时老河口魔影幢幢，百媚横生，令人发指。

三 土王蜂起，各自为政

日寇占领老河口后，地方行政当局逃至汉西常家营山区，与各乡镇失去联系，于是各乡镇成了无王之蜂，一时土

蜂起，各立旗号，地主豪绅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如光化县参议会议长张敷，则乘光化县长陆树声去恩施未归之机，组成了光化县战斗指挥部，自任指挥长，据汉西两乡，拥兵自重。其他如纪洪岗之陈别三，孟楼古城之周洪山，南乡之王伯海，东乡之曾伯明、陈魁五等，都因手中有武力，自封大队长、司令等。他们划地为界，发号施令，难民进入其境，须经关系引进，进贡纳税，受其节制。如无关系引进而入境过境者，均受盘查，轻者被抓去审问，或罚款，或遭毒打；重者则被扣上汉奸、侦探罪名，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召来杀身之祸。不堪其荼毒者，只有背井离乡，逃往他地。一时哀鸿遍地，鬻儿卖女者，暴尸荒郊者，不可胜数。凄风苦雨，折磨着光、河人民，至今思之，犹觉毛骨悚然。难民如在虎口，每念及此，尚汗发背而泪沾巾也。直到八、一五，日寇投降，老河口人民方才获得劫后余生。光复归来，恍如隔世。

四 光复归来，满目疮痍

光复归来，光化全境已是满目凄凉，处处疮痍，尤其老河口市经日寇炮轰又占领数月之久，房屋倒塌，难以数计。中山大街、后街原商业区，已是断垣残壁，瓦砾成堆，一片荒凉。笔者在自己荒芜的室内捉住野兔四只，算是胜利归来，得以饱餐一顿野味的喜悦。遭受此次兵燹之老河口人民，真是一贫如洗，家无隔日之粮。面对此情景，惟有徒呼奈何而已，而奸商巨贾，屯积居奇，物价一日数涨。米珠薪桂，为了生存，只有向富豪告贷，富者乘机发财，于是“大加一”、“印子钱”、“驴打滚”等高利贷，吮吸着光化贫

苦人民的骨髓，农村中的“押租地”、“升不斗”的剥削方式更多，当时斗麦（二十七、八斤）只能换食盐十二两（合今日秤八两），人民生活真是苦不堪言。而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则门庭若市，灯红酒绿，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太太小姐们的咀唇，人民的呻吟掩盖不了他们的莺歌燕舞。如老河口著名的大流氓柏珍堂、兰震甲，都在归来不久，即盖起了堂皇的大厦，尚嫌不足。而老河口人民露宿在街头者，又何止万千？真是豪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

此时光化的当政者，正忙于报功请赏，借光化人民之苦难，为求得升官发财，广开门路。善后救济物资转变成为他们的私有。张敷一次就贪污救济药品一卡车，作为他后来竞选“国大”的资本；柏珍堂以救济院长的身份抢得“善后救济总署”大批物资，进入他的私囊。他们迎新送贵，忘乎所以，有谁敢说半个不字，又有谁来洞察民情呢？报纸刊物（如本县之《光化日报》、《民教报》）尽是连篇累牍，歌功颂德，又有谁来直书人民疾苦呢？

笔者正于此时接任《光化民教报》的总编辑，虽知内幕，又怎敢秉笔直书呢？但是诚朴敦厚、勤劳勇敢的光化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被饥寒所屈服，而是咬紧牙关，与灾难搏斗，以粗糠野菜充饥，度过了严峻的寒冬腊月，斩荆披棘，迎来了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仍然是苦难的春天！

一九四六年夏收之后，劳动人民才出一口长气，能吃几顿饱饭，可是国民党当局频繁调动兵马，内战的烽火硝烟，弥漫大地，催粮征赋，拉夫派款，急如星火。一年劳累所得的粮食，又荡然无存。人们愁苦的脸上，方露出一丝笑

意，又被横扫一空。光化人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是长夜漫漫何时旦？历尽艰辛好作人，以后的岁月，笔者当另文叙述。

历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老河口的两点见闻

谢敏武（吉怡）

（一）

四十年代初，中美盟军进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以后，迫使猖獗一时的日寇飞机，再不敢对鄂西北等地狂轰滥炸了。然而，日寇空军毕竟是诡计多端的老手，他们变换策略，采用偷袭，夜袭战术，把矛头指向老河口飞机场，企图挫伤我空军于地面，有时，竟能得逞。

世人皆知，日寇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诡秘，交战对方稍有不慎，容易吃亏上当。可是叫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后方锄奸不力，给日特、汉奸以可乘之隙甚多，这也确是不能为之隐讳的事实。故日寇空军在丧失制空权的被动情况下，一旦获取有关老河口的重要军事情报，竟不惜冒死前来发难。笔者仅就记忆所及，一鳞半爪地追记两件战事，倘引起知悉详情者挥笔充实，那大概才能使阅读者满意。

防范疏忽，“空中堡垒”被摧毁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日上午，每隔一两分钟，便有一架美造B-29战略轰炸机由西方飞来，穿越老河口中空往东飞去。其声隆隆，犹如高空连续响着闷雷。稍有军事常识者，都能判知它们满载炸弹，是我

方空军一次超远距离的作战行动。那时，笔者就读于四维小学，在校后黄州庙场（今光化县灯光球场处）玩耍，出于好奇，和几位小朋友在一起，仰望天空，数点第一次见到的过往大型飞机。约过了半个时辰，竟记下了八十多架。为此，高兴地说道：狗日的鬼子，你们等着轮番挨炸吧！”

下午三时许，B-29从东往西返航，仍是一架接着一架飞过老河口。不料有一架在高空转着大圈儿，待其逐渐下降了飞行高度，方看清它四只引擎，只有一只飞速旋转，其他三只桨叶转动极慢。想必是受伤，不得已，在老河口迫降。不一会儿，一个银光耀眼的庞然大物，安全地降落在机场上了。人们瞧见它头尾腹背都有多座炮塔，不免啧啧称赞，“真是空中堡垒呀！”

第二天四月四日，是中国儿童节。清晨天阴。四维小学师生正集合准备出发参加庆祝活动，偶见高空有两架单发动机飞机，某些同学拍手道：“我们的飞机在天上庆祝儿童节呢！”可是，同学们一走出校门，便得知刚才那两架飞机是敌机，它们已将头天迫降的B-29打毁了，溜啦。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沉重，对那天“官长”们的训话全未记住，只是想：长官们为啥这么大意呢？事前连个空袭警报都没有发出！多好一架飞机，眼睁睁地叫敌机给打成了一堆废料真是可惜啊！

这次，算是日寇武运亨通，想必那两个飞贼回去，定能得到上司的重赏。不过，“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以后又派来两架“黑寡妇”飞机，日寇在光化县境内外，机毁人亡的消息，更是时有传闻。就以我目睹的一次敌我空战的瞬间情景来说吧，也可以给上述军事谚语作一注解。

警备森严，天上飞贼受惩罚

一九四三年冬或是次年春的一天拂晓，老河口天主教堂发出了清脆的警报钟声。当时我已到校早读，听到警报后，就和几位同学来到了校后一座防空洞顶上。那长鸣的警钟尚未停止，我空军飞机已从机场起飞了，只见四架美造野马式、四架沙鱼式驱逐机，从拦马河上空沿江右岸向南飞去，又折东飞来，成“八”字队形经过我们头顶。就在此刻，我空中健儿们突然加速爬高，只见机群进入东北方向一片空域，就上下翻飞，好象凌空小燕争捕飞虫儿一般。紧接着传来一阵儿“噗噗”声，酷似鼎沸的开水，泼在地面的声响。刹那间，飞机都无踪影了，天空也沉寂了。约过了几分钟，就听到不少人大声呼喊：“打掉鬼子飞机啦！快看去吧！”这一胜利“号外”，使乡亲们欢欣异常，一时万人空巷，人们争先恐后出城，向牛头山奔跑，去观看鬼子飞贼应得的下场。个把小时后，我八架雄鹰凯旋归来。据说，天麻麻亮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来了三架敌机，又想到老河口机场捞点便宜。岂料遭到我机迎头痛击，一架立即坠毁，两架仓惶逃遁，我机跟踪追击，是否扩大了战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几天以后，中山公园照像馆橱窗内，展现了几张这次空战获胜的照片：

其一、荒郊野地里，有一堆敌机残骸和一具尸体。

其二、同胞们围观现场的情形。

其三、日寇飞行员尸体的放大照片。只见他缺双臂、双腿、少脑袋，仅存的腹部（胸腹的大部分）全烧焦了。

还听说，当时围观者中不少人，对着这个丧生的东洋畜牲撒尿。可以想见乡亲们喜恨交集，已情不自禁，竟连“蒋委员长”有关“文明”、“礼貌”的训诫都全忘却了。

关于李宗仁转战鄂北的回忆

温植林

我是广西南宁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于民国二十六年担任李宗仁的警卫营（即宪兵营）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二十八年秋担任上校参谋职。对李宗仁转战鄂北情况概述如下：

一、武汉撤退后的形势

①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武汉告急，有一路敌人猛攻商城、麻城，威胁宋埠岐亭第五战区指挥所。李宗仁即令长官部西撤，并在夏店召集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及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廖磊在大别山打游击战，并兼任安徽省主席，于是安徽省的县长大部分换成桂系军人充当。后廖磊患脑冲血病死，另调李品仙继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长官部自夏店西撤至花园西十里地陈村，刚抵陈村时，六十八军刘汝明及八十四军覃连芳（桂系军）与长官部失去联络，此时李宗仁彻夜感到不安，焦灼万状，感到陈村不大安全，午夜突然命令我连（平射兼高射炮连）冒雨进入阵地，掩护长官部收拾行李西撤。离开陈村不到三小时，敌骑兵千余便窜入陈村。我们到了安陆，得知武汉三镇已于十月二十六日沦于敌手。

②武汉失守后，国军失去指挥，各军均先退入西南山区。第五战区残部约万余人，由李宗仁指挥。他令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及十九集团军，退至大洪山区布防。令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黄琪翔退至随枣一带，选择险要地布防。令第二集

团军孙连仲退至桐柏山以北地区布防，死守桐柏山。令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蒋介石嫡系）退至豫南、商邱、南阳、确山、驻马店一带布防。

③武汉失守，国军全部退至鄂西南及鄂北山区。被打散的散兵、伤兵，在交通线上拦路抢劫，强搭汽车，到处都有，以襄沙路为甚，秩序混乱，已造成兵站总监部无法运输。兵站总监石化龙（中将衔）亲赴襄沙公路视察，将这情况面报李宗仁。李即令我连并附属一个排组成一个加强连，由我率领，开赴襄沙路沿线，取缔散兵、游勇、伤兵，维持交通秩序。这时秩序虽有好转，但各部队大肆经商走私，偷税漏税，以二十二集团为甚。我连部设在荆门汽车站，第三天就在该部两辆大卡车，满载烟酒、布匹及其他日用品，开赴宜昌售卖，当即依法扣留，并上报长官部，不到五天，长官部即来电令我放行。在这抗战的生死关头，军人经商的歪风邪气，非常盛行。军纪败坏到如此地步，宪兵也无法干涉制止，影响抗战，实属不浅。

④因长期抗战的消耗，和各部队的家属及军人经商占用车辆，致使交通工具奇缺，很多军用物资，兵站无法运输补充。兵站总监部才设法在老河口、襄樊、宜城一带征集民间大把车、羊角车，二千余把，配合铁肩队、驮马队，组成运输大队，支援前线。虽然工具落后，不能满足军事要求，但也可以济燃眉之急。

⑤第五战区撤至鄂北后，鄂省主席陈诚（蒋介石的心腹）与李宗仁不睦，军政不能配合，李很恼火，大刀阔斧地撤换了几个县长。光化县长以二十二集团军后方办事处上校处长牛欣铨充当，襄阳县长以长官部上校参议蒋元（桂系）

充当，随县县长以长官部付二科上校科长孙慕凤（枣阳人）充当，襄阳专区专员以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李朗星兼任，并派长官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徐会之去重庆活动，调充鄂北行署主任，以便与重庆及陈诚联系，缓和蒋系与桂系之间的矛盾。

二、当时抗战形势概况

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至鄂北山区，抗战已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我军精华已消耗殆尽；法币日见贬值，物资日益缺乏。敌人也因深入内地，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分配，补给困难，大有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势，一时不能作大规模地进攻。我军撤至鄂北山区，也得一喘息之机，准备整补部队，作反攻武汉的打算，所以五战区长官部在樊城，得以安然度过二十七年的春节。

三、第一次随枣会战

①敌人为了巩固其已佔据的武汉，解除大洪山、桐柏山两地区国军及新四军对他的威胁。敌人稍事喘息之后，即作进攻的准备。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下旬，集结其在中国派遣军的精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等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共约十余万人，配合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从武汉分两路西犯；一路沿襄花路，一路沿京（山）、钟（祥）公路，企图先“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的部队，然后一举攻占襄樊、南阳、老河口，以巩固武汉。

②我军布署：以主力八十四军（桂系）及刘汝明的六十八军正面守随枣一带，以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两岸，以二十二集团军及二十九集团军守大洪山南麓，以第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区，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由江防郭忏所部担任。

③会战经过：四月三十日开始蠢动，沿襄花路西犯之敌与我八十四军接触，襄花路沿线，地势平坦，有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敌人恃其武器优越，直冲我军阵地，战斗甚为激烈。我军士兵爬上战车，以手榴弹向敌人战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精神，令人敬佩。敌我在随县、大洪山激战十余天，我方正面始终未被敌人突破。此时汤恩伯如能接受李宗仁的命令，从桐柏山侧面出击，即可将敌包围而聚歼之。怎奈汤恩伯一贯保持实力，不与友军配合作战。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敌人少数侧翼部队与汤军接触，汤即令全军北撤，退至豫西一带。而他个人则坐车驰往唐河，打电话报告李宗仁说：我军已向桐柏山侧面出击，以阳奉阴违，欺骗上级。致使正面战局，我军失利，遂失随县。五月八日以后，敌人再次增援，加强对我军两翼攻击。南路敌人骑兵千余，自钟祥沿襄河北进，攻入枣阳；北路敌人自信阳西犯，进陷桐柏、唐河，企图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山两地区我军实行大包围。李宗仁即严令汤恩伯、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十四日克新野、唐河，与友军配合，包围敌人。并令我军于十五日起作总攻、激战三昼夜，至十八日，敌人开始总退却。我军攻克枣阳后，乘胜追击。敌人死守随县，我军因无重武器，无法攻坚，于是敌我成胶着状态，后又成休战状态。

④此次随枣会战，系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下旬开始，至五月十八日，敌人不支，开始总退却。敌人此次发动攻势，志在必成，但经过将近一月的激战，毫无所获，伤亡万余，丢弃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退。

四、第二次随枣会战

①敌人感于希特勒在欧洲采取的闪击战术，容易取得胜利，也梦想在中国战场上也来个闪击战术，就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在武汉成立了“对华派遣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中旬，又在武汉集结七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向我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以解除我军对武汉的威胁。

②我军布署。当时李宗仁曾作如下的布署：以精锐的黄琪翔（桂系）第十一集团军八十四军守襄花路正面。以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孙震守大洪山核心，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守襄河以东地区，以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守襄河西岸地区。以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守桐柏山以北地区，以三十六集团军汤恩伯守豫南商邱、南阳、确山、驻马店地区。

③战斗经过。战斗于五月×日开始，敌军分南、北、中三路向我进犯，对我随枣正面作佯攻，企图吸引我主力。另一主力配合战车百余辆，飞机六十余架，自襄河东岸北上，猛攻二十九集团军。该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企图与北路会师，包围并歼灭我主力。李宗仁即令黄琪翔部迅速向北撤退，以免被围。五月八日，敌人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桂系）发生激战，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内殉国。由于钟部死战，我方主力，才撤出敌人的包围。敌计未能得逞，我军自外线反过来包围敌人，计划由两翼将军向中央压缩而聚歼之，战斗非常激烈。至十一日，敌人不能再战，向东南撤退。十六日我军再度克复枣阳。这时李宗仁命令襄河西岸的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率领两个特务营渡河向敌后进击。在南瓜店附近，将敌截为两段。敌受重创后，即重集重兵，围攻张部。张为了拖住敌人重

兵，为友军创造战机，坚不撤退，终于壮烈殉国。张将军此举，打破了敌人的计划，使五战区与敌人相峙。敌人在五战区不能得手，乃于六月初，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进攻。与陈军军在宜昌激战。敌人为了策应西线，于六月×日一度侵入襄、樊，经我军反攻，敌向南撤退，我军于六月三日，收复襄、樊、枣阳。六月十四日，敌人攻陷六战区之宜昌，长江航运已断，五战区后方补给线，只有走巴柯路山路了。

五、豫南鄂北大会战

敌人于三十年一月，在豫南鄂北再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此时我军采取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敌人再度攻陷南阳（仅佔二日），敌骑兵虽一度冲过石桥，向老河口地区近逼，由于我军截击而退。此时，我不在河口，到外地出差，知之不详，故略。

六、李宗仁到老河口及离开的情况

（一）第一次随枣会战前。

①第一次随枣会战前，敌人短时期无力再犯，重庆方面，对战区加以调整。把五战区左翼宜昌以下的江防划归六战区陈诚指挥，因此五战区的中心不在樊城。二十七年秋，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胡家营。老河口西北有均、鄖、房、保、谷广大山区作后方，进可以出击，后退有回旋余地，所以战争中期把指挥中心，移至老河口。

②当时老河口的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士兵横行，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极坏。李宗仁首先撤换光谷警备司令，派苏新民（桂系）担任，苏精明能干，作事认真，并且有一定的胆量和气魄。抓烟、赌，捕盗贼均亲自出马。每次发出敌机警